楊文弱先生集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九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孤兒山松同輯
山梓
山標

孫　農著同較
農基
農耆
農正

疏

遵旨另議疏

本月十四日該臣等題爲兩帥關東土安危等事奉聖旨這事情還著該部另議速奏欽此欽遵該臣嗣昌看得東

鎮自總兵倪寵而不預海島之事沿海用總兵陳洪範而不預東登之事其權柄原兩相掣而不相安不幸海島中變亂相蹱圖之數月僅僅擒獲李逢春父子洪範方欲以爲功而倪寵復先居之洪範尚欲抵其罪而倪寵復徼卸之其機局更兩相左而不相下所以反唇交詆監臣陳應祥有東土安危封疆大忌之奏夫封疆之忌一在於矛盾參差一在於扶同欺罔矛盾參差者肺肝漸露臣部得以徐辨是非扶同欺罔者形跡渾融臣部何繇遥揣得失所以臣之愚議欲虛懸功罪以待二臣使其自行决擇必不甘同罪而罔功則所以爲朝廷爲封疆者縱不能無矛盾

參差決不敢爲扶同欺飾若有功之後爲善處之方則臣
請以一鎭帑制東方其一鎭臣留南京小教塲葉洪春缺
見在停推以爲調用地此蓋爲有功無罪而言倘島中結
局不善參銀染指非虛則罪無所逃安問功也臣言功罪
只在轉眼不必別爲處置而思所以處置之者如此今奉
旨另議速奏敢畢獻其愚伏祈聖明俯鑒將臣前奏先准
發行留此一著以少須事定不然二臣之意一祖李逢春
一祖沈廷祥逢春固不可祖廷祥尤不可祖逢春固有參
銀廷祥豈無參銀者矛盾扶同毫釐千里臣不敢不終盡
其愚也謹將發下紅本仍同封進伏候裁奪批示施行

崇禎十年九月十六日傳出聖諭一道諭兵部聞流寇逼近齊境倪寵應率本標兵馬西防海上之事責成陳洪範其張思顏等仍應緝究該部再加確議另本來行○山松曰此後又一疏即遵旨以倪寵防河而海上尚責洪範者

覆晉按閱視冊造未竣疏

該臣等看得御史有巡按之責而閱邊終其兼攝也所以閱邊之舉必奉另勅行事又以三年爲率明乎閱之異於巡也今卽以巡爲閱事冣直捷簡便或謂年年巡年年閱恐其繁苦邊陲夫關院之設非年年巡邊之人乎何宣大山西陝西獨不倖也且兵馬錢糧年年有銷耗季季有開除戰守機宜時時有變更事事有因革將領賢否應處罰

者尙不待於時刻豈可淹於三年人情積玩邊事積壞巡
邊御史果能務行實事不徒虛文則一年一閱其關於整
飭鼓勵不小如念其巡事已繁關事不宜草草一年之內
暈展二月之期俾得細心核勘加意邊防戰守之事免致
徒取虛文塞責無閱之益而反滋閱之擾可也山西前任
張御史今業已奏處其冊參差難據現任御史任內有巡則
有閱身所親歷目所親見者必另有一番景象差滿之日
從實冊報實與閱視無殊但事關重大應否即巡即閱抑
或仍須特勅照舊舉行伏候聖裁定奪勅下臣部轉行遵
奉施行

崇禎十年九月十九日奉聖旨這巡閱事宜前已有旨了邊政積弛隨巡核勘實行飭勵閱務乃可兼舉不得以虛文塞責量與展限依議行

覆關寧撫監議訪兵備中軍疏

該臣覆查自臣受事以來關寧撫監題補將領未嘗不依用之乃尚有遺而未用者前鎮城右營游擊之缺該撫前題連洗魏思忠兩人臣以連洗係見任裁缺思忠係旗鼓堪推故先補連洗而留下思忠以待後用乃該撫於周維墉之缺不題思忠而題吳東善今於平登雲之缺又不題思忠而題鄭錫蕃矣然則思忠何時而用乎臣舊在關門記思忠歷任總鎮旗鼓實在東善與錫蕃之前不宜抑置

其下茲北山右營之缺當以魏思忠原官都司僉書照新例署指揮同知管叅將事而鄭錫蕃以原官署指揮使調管中前所城守營補韓平之缺可也其關內道中軍員缺該撫題補吳三汲林應坤傅國珍三人臣查該道李𦸗奉臣部行嚴覆將材冊報一次選將首關邦政冊報一次皆不載三官之名豈平時品藻不及而臨期又別舉之乎則臣部取冊又何為也臣以此故抑皆不用今武科會試撤棘有期而甲戌科推用尚有未盡各邊巡撫旗鼓兵道中軍留其缺以待此輩臣一去一取皆正大無私可矢天日者謹斟酌覆請恭候命下臣部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奉俞旨

再奏推舉衛員疏

竊照錦衣衛缺官推用緣繇臣於本年五月內具覆推用例有衛咨一疏奉聖旨該衛堂官南北司推陞及考試选部事宜還悉遵照會典行但須確覈奏奪力杜營狥不必又請會同科道考選其堂上官既見有十員亦不必再推欽此欽遵臣因糾舉蕭起濬文繼志二員躁競求推以承力杜營狥之明旨蒙聖鑒各降三級照舊今該衛缺員果無敢來干臣者矣第臣前請考選奉旨既不必行其間流品流淆雜難辨別臣衙門有相傳資序謂之御覽以爲循

此推用一定不移詳詰所司此序起於何時定於何人則謂推官御覽起於崇禎元年至五年奉旨停止此則五年以前堂官所定之序也臣謂前官所定果蒙御覽自可遵循但五年以後之官則丟一向推用未完尚不能到五年以後臣亦安之至六月末該司造完御覽揭帖呈堂請印臣謂五年既奉停止如何又造且揭中次第與五年以前者全不相同殊為可訝詰承行書役以歷來俱如此造為對窮詰其所以然則云此弘治間相沿舊例老書手出缺已久莫知其所以然也臣不勝疑駭欲再奏而未有暇茲者南司僉書駱養性缺出例當推補不敢不明白言之以

請聖裁矣據開五年御覽除事故外未經推用者尚有陳
國善等十一員內除侍衛錦衣旗役功陞遠官帶俸則不
推舉外其世廕多員在萬曆中襲替者年齒半老在崇禎
年[illegible]名者資俸未深如此種種列名而天啓中襲授各官
頗多不與以爲無心之位置歟豈進呈御覽而草率如此
以爲有意之低昂歟抑何所據而服各官之心也竊謂世
職既未管事則才品無所見長當以資俸爲主僉書需次
管事則衰老不堪儲養當覈資俸中年五十以上者免推
如此而人各守其本等可望上進之階缺出因其自然免
生變蹶之患是在臣部未推而已清其源不待各官有過

而後覈其流也倘或服官之日不稱其職自有皇上不時之處分與五年軍政之考選在豈先事所能逆料哉臣之愚見如此故敢不避煩瑣將選司所存崇禎五年底案開列於前臣今欲爲釐正次第亦開於後通祈聖明留意覽觀應否仍從舊案抑或如臣所擬伏候聖斷批示臣等遵奉施行此係侍衛官員不容輕視人多口衆未易平衡欲絕是非毀譽之端須作光明正大之事臣不憚屢請祗緣區區之心不敢不愼之又愼也

崇禎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奉聖旨是舊案既奉停止這推用進將更正次第酌行

湖湘賊勢轉熾疏

竊臣前因湖廣撫按職甬辦賊護陵請設偏沅撫臣專制湖南湖北猶恐議者以臣此舉為多事乃今臨藍之賊焚掠衡湘撫臣余應桂飛報情形併催偏撫陳睿謨履任臣似不為多事矣顧設一巡撫而令其赤手空拳以禦湖南北六郡數千里之賊天下無此事理卽算兵七千淸查𩛽實催餉給之亦猶有鎮算原信控制土司之責在非可一舉而調空之也然則為湖南北計有六著焉一曰留屯租以練壯丁祖軍之缺伍見在之老弱積習巳久難一旦更張也然而軍雖缺有屯在屯加租卽軍在選餘丁之精壯者以新加屯租養而練之衞所可整頓也此臣部司務黃

裳吉之議臣業㡺具覆茲再請明旨通行於湖南北者也
一曰留驛裁以繕城守湖南北有親藩四其要害視州縣
百之而親藩封國城之堅瑕不同有高僅八尺頽敝不堪
者賊船至九十餘衆至千八九百登眺睥睨州縣哉親藩尤
其妄意者也萬一不戒事尚忍言留湖南北之驛裁聚而
用之完一城後再完一城先固親藩封國而餘可繼圖此
臣部錢糧應天撫臣張國維欲得之以城六合臣師其意
請旨推行於湖南北者也一曰募䓁兵以練土著夫䓁兵
之善戰以審邇苗蠻慣與廝殺以制湖湘之賊此其勝場
而特不能全營調發選精銳者每郡城得二三百人州縣

多則百餘人少或五十人以教練土著有警則令之衝鋒殺賊賊自不敢當久之土著膽壯皆可殺賊矣養贍之資或給以原餉郡邑加揹行鹽楚省舊有門攤錢即京城之房號也或推而行之以養教師練鄉勇為身家性命計非厲民也一曰造火器以守城臺南方之賊不善弓矢所執長鎗能及人於十步外耳得火器如滅敵砲者一發燼之數里外焉敢窺城而楚省苦無此物湖南地近兩廣彼中火器精良大過滅敵數倍撫臣陳睿謨當遣人咨取兼覓造器之人於湖南北造之每城頭必建敵臺每臺中得神器一二門教習旋轉而放之賊自無敢覗視矣一曰積賑

米以養貧民夫賊攻郡邑以奸民內應奸民之喜應賊以貧不能餬口而疾視大家之素也湖南北尤饒米糧士紳各量力捐輸多者數十百石少卽升斗年年捐出積之公所專爲貧民而設無事不許動有警計口授餐使貧民出其力爲守望之助大家果其腹無飢餒之虞則衆心成城之道也一曰收水勇以擒遠盜南方之盜多艤舟楫泊於荒濱然後潛入城郭放火劫財其小者也今船至九十餘隻結隊而行踪跡顯著彼登陸焚掠勢不能顧船奪其船則斬其足必成擒矣江湖所在漁師入水能狎巨浪賊船所過或鑿其底或毀其舵或覆溺其人得十漁師可制百

賊若健者數十雖制千賊有餘懸重賞以購推腹心以聯此芳餌釣魚之道也以上六議卑卑無奇然撫道郡邑有司肯設誠行之即著著皆有實用第必先之以留屯租驛裁兩項斯不苦無米之炊此尤臣爲地方請命不容已者其本年屯租似已爲撫臣余應桂取用留則留其未取者應手尚遲驛裁一項查本年未完尚多臣部前請明旨專行按臣查覈倘查出無論多寡盡解偏撫運用是在按臣當有同心其本年以後聽該撫題留事平即止統祈聖裁勅下臣部轉行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九月二十五日奉聖旨這六議深於剿禦有裨俱依議著偏撫嚴督有司設誠致行務期事事有備

實裨緩急以安重地其屯租驛裁兩項尤屬緊要該撫
按查酌催解不得延誤

密籌剿賊急著疏

本月二十二日該臣嗣昌具奏爲密籌剿賊急著等事內
開臣竊惟今日事勢邊警似暫蟄伏海島將就擒獮蓋天
假斯時以爲暫調邊兵一舉滅賊之會也臣頃接總理熊
文燦奏揭必得精兵壯馬多則三千少則二千湊手可張
奔塵歷塊之威又接河南按臣張任學揭帖謂此時抽調
邊兵爲第一急着自十月以至來季三月氣寒令肅鐵騎
可施入夏失時調來無用臣深韙之但念從前剿賊非不
調邊兵而未收其効者何也弊有二一在兵多一在將大

將大之弊何也一不受節制二難加軍法當進不進雖進不力慣卸罪而敢干紀尚方之賜曾未一施於失律之人此則賊之第一害也兵多之弊何也邊兵一可當腹兵十選其精者可當腹兵百多則夾帶衆而營伍不精多則行鹽僞而州縣難給多則號令雜而部伍不嚴多則可自爲一旅好生異而不與人同多則敢黨護一局動譁逞而憑陵其上多則有功而衆分之眞功者不賞衆心不服多則有財而衆攫之敢戰者不得衆心不平多則有罪而衆諉之逗撓者不誅衆心不懼此則賊之又一害也夫惟抽選邊兵而調之一鎮多者不過一千五百名少者一千名而

止統以遊都守備等一二員使總理嵩行其節制用以出奇截殺變化無方加之罰罪賞功風行雷厲斯眞有裨於剿賊之用而自十月以至明年三月爲往返之期滅賊亦思過半矣皇上允臣此議臣擬於關寧薊通保等處共調精兵壯馬五千在毋鎭不過一千旣不虛內外之備用游都小將統領更不煩大將之行至有功之日則該督撫監鎭臣部當通與之敘功固不以行不行論也臣前討兵不足責成募練土著行之半載尚屬虛誕誠恐借名糜餉無益有損不若抽調邊兵以其餉供行鹽料草之用免煩別措兵少則選精將小則選銳純用馬勿參用步彼處自有

火器步兵將領外勿參一官彼處耑歸總理一官調度此非聖心深鑒聖斷獨裁少有參雜臣則不敢貿貿從事也

崇禎十年九月二十七日奉聖旨邊警雖報稍息還宜加意嚴防且崇旅既發這所請邊兵應否抽調又零星奏合沿途保無騷擾該部仍再詳籌速奏

覆秦按確查具奏疏

該臣等看得石泉首惡劉士萬任範中等一旦而向縣官索賑此亂民也非飢民也不得請而搶富民之糧架言分衆此亂民借飢民以發難非飢民附亂民以為變也知縣王克昌不從其請繼欲拿為首研究謂之不知機權則可謂之所持之不正則不可也遂爾擁衆入室奪印焉詞天

翻地覆由固不在縣官幸而罪人就擒猶可少存綱紀而
任範中必嚴緝另結方可了此一案今日紀綱盡壞下凌
上替縣官正不必深究使人知冠履之義不為奸人一旦
顛倒則所全者更大也至四月流冦之變王克昌自有應
得之罪提問重處所當於另案歸結者也

崇禎十年十月初一日奉俞旨

覆眞監秋防孔棟疏

該臣等看得罪弁之不宜輕用為朝廷存飭武懲貪之法
也如其才可干城稍開使過之路此又皇上法外之仁非
臣部所得耑者但再查閱視糸案劉昌祚贓私五款耑事

扣尅剝軍而崇禎八年三月内以扣尅致軍鼓譟慌懼叩央每兵與銀十兩買免始毫無將體矣且其領兵援豫爲時既久未聞剿賊著功碌碌庸人亦可槩見該監稱其才貌可用欲領前鋒探敵夫其於流賊何如而乃能當敵乎臣等前覆閱視之案於唐通議留於昌祚議革固有區別於其間今玆遵旨酌議不敢不盡其詳也如該監確知其才姑以同衛世職原銜收留聽用亦可不必立前鋒偵探名色又爲請添兵馬之端恭祈聖鑒勅下臣部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十月初二日奉聖旨劉昌祚姑以世職原銜留用如驅策不效仍覈議奏奪○山松曰先人之於閹豎雖奉曲從之旨而始終不爲假借如此

借職謀奪不還疏

該臣看得蔚州左衛左所正千戶翟應奎無子序應堂兄翟澗之子六兒承襲不幸澗故六兒養於澗弟翟海時海未有子也迨海生子進忠遂賣六兒於河南以為進忠襲職地進忠既長襲職矣於新冊內削去翟澗翟六兒之名不知老冊具在也幸六兒歸自河南而老千戶翟應奎尚在立有議帖暫借終還豈非天理人情之至乎經今歲久進忠竟不肯還且以六兒為神奸冒宗謀職矣且串誘婦人夥結同官硬排六兒以非其宗不奪之不止矣臣於八月十二日奉上傳至會極門進忠持揭投臣且以神奸斯

買世職爲言臣令該司嚴確查報而老册之姓名借還之議帖昭然具在進忠始無所開其口六兒雖老且瞶其子承恩年三十五斷斷乎當還襲矣該司猶令進忠分俸養兄候年六十還職如此昧心滅理之人寧肯歡然分俸孝養其兄而其借職一十八年於此矣久假不歸謀奪有據是尚可容旦夕乎臣是以根查明白特請明旨令翟進忠退還職事與翟承恩起文承襲其指揮使孫天吉等扶同欺罔昧理奪倫定有賄買情弊姑乞天恩念經臣部覺正奸計不行免其究罪可也臣職掌所在義激孤貧不敢不題請恭候命下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十月初二日奉聖旨翟承恩准承襲翟進忠
削册謀職還著究擬具奏該部知道○山松曰先人於
襲替一節極念孤寒平反曲直不僅此一事奈亾者十
九姑錄此以見一端

鑽營積習難斷疏

竊臣蒙恩受任於今七月有餘但凡推用一官無分大小
矢公矢愼不敢有絲毫之枉以狥人或蒙聖明俯鑒非一
日矣忽接邸報見錦衣衛一本爲遵奉聖旨事內開原任
總兵王業隆鑽營鳳陽總兵及南京小教塲缺等因臣不
勝駭愕幸而鳳陽總兵業已推用奉旨之後該撫監按坐
名薦舉亦不與臣等前推其南京小教塲缺雖虛懸至今
臣已奏聞天聽不致遭業隆風影疑似然據本中供吐情

詞業隆凡見一缺就妄想一番則何其妄想如是之多而鑽營如是之切也竊思臣等身在衙門皆辦職業止能矢心天日嚴事聖明不敢絲毫徇溺而止若外來之人無端妄想設法鑽營夫豈臣等意料關防所能預及倘有吏書班皂一人入其網羅臣等將受其累是可不爲大懼哉臣愚懲一儆百求爲弊絕風清卽請自業隆始伏乞聖明將業隆立行遞問明正刑章書稱自作孽不可活刑一業隆而凡邊腹大小武職敢有妄想鑽營卽以業隆爲例庶臣部衙門不至爲積穢之府而臣等亦得明目張膽以事聖明不憂意外風波無端羅織之累矣臣又見該衛本中有

守把叅遊轉乞知交援引言者易於啓齒聽者便於奉行
數年以來視爲常事不足異也一段臣未知所指或在臣
未任以前不須置辯但臣見數年以來有一職方郎中鄒
毓祚見在該衙幽囚屢經問擬未結果否視爲常事不足
怪與一反證而自明臣十年外吏七月長安雖以職掌相
關時與諸臣晤對然而冷面孤踪蕭然自遠諸臣從不向
臣啓齒臣亦非甘奉行之人倘自今以後臣愚纖毫改節
難逃天鑒處分諸臣若不諒臣有片言入臣之耳片紙到
臣之手臣當具實入告如蕭啓濬文繼志之事臣凜凜天
威實非自今日始第在今日不得不重言以申明之也伏

祈聖慈俯鑒施行

崇禎十年十月初九日奉聖旨鑽營積弊鄉素加意釐剔不必剖陳但有干求的即指名糾參王業隆已有旨了

覆應撫續報陣亡諸將疏

看得皖中酆家店一案除副將程龍已經臣部贈廕外經臣覆查又有自刎之守備陳于王投石之把總唐鵬先血戰殞生之把總王希韓碎尸臠肉之把總陸王猷而未已也守備黃弘猷則被執罵賊死不絕聲守備莫是驊則甘心喪元奮往不顧把總唐世龍則撤險鏖戰甘墮頭顱千總王定遠則視死如歸前勞空擲至於千總周嘉之新婚

死難王氏之絕食雉經勇夫烈婦直可光泉壤而垂不朽他如[illegible]陷陣則劄委各營千總張全斌俞之夔顧應宗蔣達潘象謙季靖也之數弁者忠肝義膽誓九死以不回碎骨粉身拚七尺而不惜皆純而烈忠而勇者也業經查覈明確不爲破格優卹寧惟冤鬼英魂夜雨酸風無以瞑九京之目而激揚令典覆載有遺何以收式蛙之報皇家恩澤縱甚鄭重或不宜爲若輩靳相應分別優卹者也既經奉旨覈議理合覆請恭候命下將守備陳于王比照指揮僉事要二等贈昭勇將軍署指揮使子孫於祖職實授百戶上加陞一級准副千戶加銜守備千總等官詹鵬先

王希韓陸王猷莫是驊唐世龍周嘉張全斌俞之夔顧應宗蔣達潘象謙李靖等十二員各照正千戶各襲二等贈懷遠將軍署指揮同知廕一子外衛小旗世襲俱係流官百戶黃弘猷王定遠覆查庫簿無名應行該撫按查明職銜另議贈褒王氏行禮部議卹

崇禎十年十月十一日奉俞旨

覆宣督遵旨確酌會奏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趙民懷不特身爲南將也其部兵五百原在岢嵐剿賊者亦是川湖等處之南兵今調民懷爲協將而留其兵在平陽則必另得一南將以統之然新將與

舊兵必不相習矣民懷舍其所部孑身來越大同然後召募北兵以爲之用求其服習能乎此南與北兩相遺而將與兵交相病者臣何愛於民懷而不欲其至大同又何讐於民懷而不使之爲協將凡以爲邊疆計用一人必求得一人之用而眞有益於地方斯可耳督監此番議論終不如臣所見之眞然果必欲用之臣亦何須堅執惟將所管南兵作何安頓見在河干信守作何責成明白再奏奉旨然後更調非難臣於邊疆凡事不知則已知則必盡心徹底思之不肯苟求塞責也

崇禎十年十月十二日奉聖旨趙民懷所管南兵作何安頓見在防河作何責成還著該督監明白奏奪

覆滇監遵例請設官丁疏

該臣覆看得各邊撫監用人臣部咸加斟酌妥者隨與覆請不妥必再商求非獨其難其愼於眞定分監也但該監所擬之人多有未當不得不確查之即如孫尚進賣鐵一節臣在闕門尚進親來謁見持鐵求售試詢尚進當不敢昧而以爲風影可乎至於承買津糧一則云船戶認完再則云船戶代認是尚進之欠糧彰彰矣該監之旗鼓該監自行選用臣部固當聽之但何不遴用粹白無瑕之人而以臣部不肯覆其爲守備者乃更進而爲旗鼓也長此不已浸假而中軍浸假而營將必惟尚進之所欲爲矣誰非

皇上之官臣敢一味狥溺謹明白執奏以盡微臣勿欺之義其尚進是否應堅旗鼓或仍管守備行該監另行選擇統祈聖裁定奪施行

崇禎十年十月十四日奉聖旨這監標旗鼓員缺還著該監另選具奏○山松曰舉一劉昌祚不已而又舉一孫尚進閣監思印之無忌如此先人和盤托出而聖度始終優容不為少動何也

再陳席藁待罪疏

竊臣頃以犬馬勞悴至極罪病俱深乞天垂憐具奏奉聖旨卿識練才優拮据殊甚樞務正資幹理不必輙有引陳該部知道欽此臣接見邸抄徬徨戰慄念臣有何才識敢承天語褒嘉所以求賜處分正緣幹理無能拮据罔效免

至貽憂樞務耳今蒙恩旨不必輙有引陳臣卽默然是自以才識果堪幹理拮据尚能勝任臣素不敢自欺今敢於欺天乎始死不足贖罪矣臣今不敢言勞慘與病惟不敢不言臣罪拮据將歷三時幹理茫無一效再假歲月所就不過如斯貽誤中樞罪更不小彼時豈惟皇上應戮臣身將舉天下之人爭唾臣面以爲不孝之子踰越經常冒叨名器而今而後不過如斯而巳臣雖萬死何堪謝責乃臣前在草土自知自裁豈不明决而曷不能巳於一行實以天恩誤名或未知臣底裏而於拮据幹理有厚望焉抑且臺臣有言致奉撫按敦趨之旨同官有言再奉馬上差催

之旨以臣庸陋側微皆萬萬不能當此者臣又何敢不前今受事七月有踰微臣分誼已明底裏見矣此實臣懇請命皇上嚴譴顯斥之一時萬萬不容已者也

崇禎十年十月十四日奉聖旨樞務賴卿拮据昨已有旨大臣當以君命爲重著祗遵即出視事不必再凍該部知道

覆漕督鳳監亘參玩寇疏

看得懷遠之失縣官尚不能保其無城之縣又安能保其無城之窩窩之散處者十餘處無可併城之理亦無可並守之法設兵防窩誠該撫監之創論也且臣原計陵兵五千今查見在已有八千之數又計該撫戰兵一萬內少三

千名募至今未報今若加於一萬八千之外再議木植甎瓦等項處處設防將用何項餉銀待至何時募足使該撫議有一定之地設防之法必用若干兵餉可保無虞具題前來戶部與臣部酌覆乃可今以無城之地無可設防而貿貿焉令臣等議之將從何處措手何處著脚抑且窰料非同金帛子女可以細載而去唯柴草堆積時變其焚燒耳計柴草之費幾何設兵之費幾何輕重緩急便已了然況賊形飄忽轉眄異勢必無耽耽虎視窰料所在而為戰守之理使於柴草諸料隨辦隨燒磚瓦諸料隨成隨運不為曠日持久之計免於露積漫藏之憂則以陵兵守陵戰

兵待戰賊自難得志於我而何窑料之足虞不然而如劉良佐等領兵數千為賊所困便幾至於不可救該撫能於戰兵之外又募窑兵如劉良佐等之衆乎即募之而無城之窑賊至被困又將以何術救窑兵乎此實臣部所不能解也又查監疏內金錢物料星羅碁布欲到處為守則兵力有限將任其散處奈賊衆匪遥等語似所指不止窑料一項然工所何在匠作何人搬運合併附近陵城則可以守矣不過且併而設兵護防更於事理難通臣兩奉看議明旨不敢不從實具覆恭祈聖鑒裁奪施行

崇禎十年十月十六日奉聖旨設兵防窑委屬窒礙據奏柴草甎瓦及金錢物料等項作速辦造搬運不得曠

日漫藏仍合併附近陵城以圖可守說的是著該撫監
即悉心料理恪實餙行

奉旨不敢不出疏

臣接邸報該臣奏為再陳席藁待罪眞切下情乞恩嚴譴
事奉聖旨樞務賴卿拮据昨已有旨大臣當以君命為重
著祇遵即出視事不必再陳該部知道欽此臣祇遵明旨
報名廷見仍詣會極門叩頭齎奏臣一點小心極知君命
為重故從草土中冒昧而來今承乏數月罪戾顯然輕煩
簡命仰負恩知蓋未有甚於臣者臣今不蒙嚴譴罪將與
日俱增譴欬亦難塞責此臣之所大懼也竊今東北沿邊
暫保無事中原剿賊已調兵行皇上於此之時顯黜罪戾

之臣亟選賢能授任諸凡未備尚可從容料理臣駑牛敝
馬不堪負重致遠人或未知牛馬則自知之必待鞭笞力
竭蹄蹶前途而後已則所傷於主人重負多矣皇上命臣
即出視事臣不敢不出惟恐日復一日視事如常而屍譴
叢之罪積之至於萬不可贖是以叩頭三請祈恩垂鑒臣
一面視事一面靜候處分臣無任惶恐迫切待命之至
崇禎十年十月十七日奉聖旨卿遵旨即出具見恭恪
摳務極力擔當正大臣報國之誼該部知道
覆秦撫遵旨查奏疏
該臣等看得孔羽妄人也大言無忌特請聖諭獨當一面
專其任而責其成即一啓口間已知其不情不待行查而

後見也一行查而諸所謂田地產業者或經典賣或被焚燬或其伯父認種或其族人承似六千之價從何估計萬金之捐從何出辦明明造爲此端以爲誆騙之術萬一妥言而妥聽之或指已售之產重複索價或以無用之物攤人承買或以捐助之名到處挾詐則其親族鄉里無不遭其魚肉是又妥人中之奸人也乃敢挾此爲谿欲請聖諭獨當一面意欲何爲即置之於法以爲伏奸說謊之戒夫亦何詞但據該撫勘報謂其人似病狂家實貧寠說鬼說夢落魄失心之人似未足深較也相應行該城御史遞回原籍取具親族收管毋得縱容亾命致有他端可也

崇禎十年十月十八日奉俞旨

覆吏部查勘剿賊功罪疏

看得邺贈陣亾所以慰忠魂於地下扶人紀於無窮也仰稽會典見於嘉靖三十四年臣部具題官階吏部覆題誥命亦有吏部刊行新定職掌可據近年稍有參差今奉明旨駁正臣謹會同吏部尚書田唯嘉等議得龔懋媞等或以蓮幕而奮敵愾之勇或以少尹縣尉而鼓桓糾之威或身擁阜比而視賊若仇讐必欲滅此朝食卒之寡不敵衆勢與志違其慷慨赴義在古唧鬚瞋目之間其生氣凜凜亘參河山金石之久此烈丈夫之行不與草木同朽者也

應如臣部前擬稍為損益從優贈䘏庶足鼓勵忠義示勸
將來合候聖裁定奪勅下臣部將上津縣署印行都司經
歷龔懋塤贈奉議大夫湖廣按察司僉事代捕府經歷沈
逵贈承事郎湖廣按察司經歷竹山縣主簿畢世貴贈廸
功郎湖廣按察司知事當陽縣署印府照磨何獻廷巡簡
徐萬化隨州巡簡朱世蘭三員各贈廸功佐郎湖廣布政
司照磨當陽縣儒學訓導劉際章房縣儒學訓導馬應奎
鄖西縣儒學訓導王純卿三員各贈將仕郎國子監學正
鄖西縣典史符觀榮贈將仕郎鄖西主簿通行原任地方
各入名宦原籍州縣各入鄉賢仍各給子弟一人衣巾奉

祀施行

崇禎十年十月十九日奉俞旨

懦將臨陣脫逃疏

該臣嗣昌看得柳紹宗相希尹一案自御史賈多男勘囘之後臣部覆議至三未蒙俞允事越三年紹宗歷推總兵解任希尹僅以副協戴罪賞罰不行邊吏寡勸此臣部之責也臣考其故該鎮失事之初紹宗希尹明係潰逃明明有罪法當按治豈容飾辭迨乎失事之後紹宗希尹各有擒斬明明有功例應陞賞又難抹煞但此兩人者皆先罪而後功覈之法令當先罰而後賞如果罪浮於功則有罰

無賞設或功浮於罪則有賞無罰功罪相當賞罰相準此乃臣部守衡仰請聖裁之道也今潰逃在先未經正罰遽援後功以贖之論所謂功級雖云逆冊詳明臣部未經覆核有無虛飾實不辨明何敢矇請聖斷此臣部前議委欠詳明者也臣今查得崇禎七年二月初九日科抄一件巡按賀多男題爲海盜斬衆闖邊等事勘明首功三百八十八顆本年三月初七日科抄一件巡按賀多男題爲海盜懍恨人擧等事勘明首功二百三十四顆本年六月二十四日科抄一件巡撫白貽清題爲插寇打擄吞噬等事報斬首功一千六十五顆毒數名內一案崇禎八年三月二

十八日科抄一件巡按李嵩題爲海啓糾衆分兵入犯等事勘明首功一百二十五顆崇禎九年三月十一日科抄一件巡按張應辰題爲揷酋狠毒朱巳等事報到首功一千八百八顆崇禎十年八月二十一日科抄一件巡按黃希憲題爲馳報捷音事勘明首功五百四十三顆以上通共首功四千二百六十三顆壽數名酋一名柳紹宗相希尹之功卽在其內有經巡按御史勘囘者亦有未經勘囘者其有無虛飾詳在勘功册中俟臣部彙敘再加查覈奏請然而紹宗希尹之功雖多總在該鎭張題謨失事潰逃之後也臣愚擬請聖裁將紹宗希尹潰逃一案仍行該巡

按御史取問明白盡法招擬奏請立案臣部一面覆敘令鎮之功其係紹宗希尹名下功級另行摘出俟問擬到日一並開列上請果否功浮於罪罪浮於功抑或功罪相準皇上自有鑒裁毋容以兩人罪狀未明致稽全鎮激勸之典可也其紹宗以總兵解任希尹現任衝邊協將應否免提到官止據顯跡勘報並請御批定奪因甘鎮近多邊警該撫湯道衡屢次奏保相希尹堪任臣恐行提必須革任作缺推補有誤邊防不敢不明白奏請伏候命下臣部轉行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奉旨

請旨責成剿賊第一事疏

臣竊惟今日海波暫息邊警少寧禁旅先行邊兵續發而理臣受事計已踰月蓋天人叶應剿賊之一時也臣前計兵至十二萬計餉至二百八十餘萬又不立限期或以爲畜闊或以爲遲鈍臣一切甘之不知審時奪勢固將有待而發今則綱張十面刻僨千金斷斷不容蹉過矣臣計邊兵到齊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爲殺賊之期除鳳泗承天祖陵所在理應防守外確確以河南陜西爲殺賊之地然陜西有闖過等賊大夥盤桓未能剿絕不當驅闖東之賊與之合勢也臣之愚計要使陜撫斷商雒鄖撫斷鄖襄

楚撫斷德黃皖撫斷英六鳳撫斷潁亳而應撫之兵仍堵潛太江撫之兵急堵梅濟東撫之兵直堵徐宿晉撫之兵橫截陝靈保撫之兵飛渡延津一帶然後總理提邊兵監臣提禁旅豫撫提左陳等兵同心併力合剿中原爲不盡不休之勢倘闖過大賊透出關東則秦督提左曹祖諸帥之兵與之俱出下三箇月苦㸃工夫了十年不結之局是在我皇上赫然一震怒間耳其河北防河責諸道步兵與有司鄉勇晝夜嚴防可必無事乃其間有最要者臣觀用兵十年朝廷賞罰雖行往往後期罔濟至於尚方之劍空賜總督總理未聞誅斬一人何繇肯出㸃力今日之事不

痛改弦轍又復如然則天下不堪再誤矣臣以爲文臣如巡撫若不用命立刻解其兵柄立刻選一監軍代之而請命於皇上武臣如總兵若不用命立刻解其帥印立刻選一副叅代之而請命於皇上此文武大吏應請皇上立加顯罰以示市朝其文如監軍武如副叅以下苟不用命即則斬於軍前而立選人以代之如此人人効力箇箇輸忠斷斷乎可三月而平賊也但眞心赤膽仰奉天威須我皇上特遣其人如此臣愚發言應執其咎臣願捐狗馬軀銜命而往報天高地厚之萬一謹瀝血陳請不勝㥄徨待命之至

崇禎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奉聖旨據奏剿賊定期除專
護祖陵外各撫分地斷堵截渡理監豫撫併力中原諸
道晝夜防河秦督追殺等項俱依議文武將吏通著刻
期協戮共奏膚功有不用命者撫鎮更代奏請正法其
餘立斬軍前以警玩猾職任中樞有違玩的即行參
究大臣不必遣

請旨責成剿賊第二事疏

臣聞古語云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臣愚前計剿賊不
敢先立限期將待人齊兵齊餉齊動手之間再為思算長
便道理而今兵雖調發未可謂齊餉則派徵全未就緒第
理撫諸臣業皆受任不可謂人不齊耳乃臣遽請明旨責
成以十二月正月二月為剿賊之期請網張十面刻值千
金斷斷不可蹉過則何也以今年邊警偶然蟄伏其來年

聾擊必更猖狂若不趁此三箇月氷雪在地草芽未萌急急了中原寇盜則來年表裏俱皇邊腹救應始有不知爲計者所以臣之愚計驅賊中原併力合剿則賊入吾網面面有兵無漏脫之地而就此面面有兵布之即面面是網亦猶不大費餉糧耳然指期三月合之爲費已多驟用一時徵解豈能濟急則河北山東河南湖廣江北等處不拘何項錢糧勢必那移應用待後派餉徵完補之此必然之勢也第恐戶部供應九邊那移必至斷絕又將何以處此臣不得已敢祈特恩於江南省直應解內庫之銀許暫那借濟急亦俟派餉徵完再爲解補則不過前後緩急之間

兵免呼庚賊世七甲所謂拙速愈於巧久計不得不出於此也如蒙聖慈俯允責成各布政司流水解運臣方敢行前議將保撫晉撫所屬馬兵抽調一渡延津應開封一帶一過陜靈塞潼關要衝如此而後合剿勢成平賊可望不然合禁兵邊兵馬不滿萬顧此失彼兇將無奈賊何也臣部職專典兵然若不先計餉即用兵無益有害敢瀝血再請不勝徬徨待命之至

崇禎十年十月二十六日奉聖旨派餉協剿久奉明旨何尚云驟難濟急著督餉部司星速催解各省直司府不拘何項錢糧權宜挼濟毋誤軍需內庫見今匱乏不得輕請且已發三萬兩賞功各省直應解金花著作速解京不得遲延取各保晉抽調渡塞事宜兩部次第行

請旨責成剿賊第三事疏

夫賞罰爲軍中切要而賞尤居罰之先臣前咨總督總理查欽發賞銀十五萬蟒緞綢布三萬疋尚存若干至七月內舊理臣王家楨始報存銀二萬七千七百零緞絹共一萬一千零紅布共五千五百零九月內總督洪承疇始報見存緞絹布九千二百九十零賞銀無尚懸該賞大約三萬餘兩未給而前發之銀那以爲行糧者五萬六千三百七十五兩零夫行糧借支賞銀久之不報不補將將士何繇鼓勵而欽頒可實漏巵乎臣於是歎秦中剿賊費餉如許尚不免於借賞費賞如許尚不免於虛懸不惟主計司

兵者難之即皇恩沛發戎政光祿太僕三衙門之裕亦難乎其為繼矣臣今請旨責成以三箇月為殺賊之期此項不可不求長計竊思官兵殺賊獲功原有願陞願賞之別而理撫合兵大剿必一股之賊赶盡殺絕或殲渠散脇收拾無餘者乃可論陞賞之功其尾逐壑鄰以數十百級搪罪飾功者俱不在陞賞之列查臣部前題仰稽祖制釐正官階等事內開數千滿萬之賊一鼓蕩平不復流移他處為患者准照正德七年題准事欵優議擒斬眞正全營第一大頭目者陞實授二級世襲第二第三頭目各陞實授一級世襲從賊不係頭目每六名類陞本身一級不擬世

擬不順陞者每名顆給銀五兩俱以血斬功次爲准緝獲
者不在此例老幼婦女止許俘獲交付州縣取收管姓名
執結每五十名口准陞實授一級至一百五十名口陞三
級不係一鼓蕩平全夥解散及交州縣無姓名者俱不用
此例其部下斬功如領軍五百人者以五十名口加陞一
級領軍一千人者以一百名顆加陞一級許循近例遞陞
守備都司游擊叅將副總兵等官內查果有第一第二等
頭目在內者除本身陞級外仍各加世襲一級其餘不係
頭目亦照名顆之數陞本身守備都司等官加賞銀二五
兩不係大夥之賊一鼓全平亦不用此例等因奉欽依

須行在卷今責成大剿合照茲刪要再布行間一遵此剿行事而合剿之地卽在中原前銀存貯無幾續經分給各撫支用茲當再請發十五萬兩前去臣查太僕寺堪發二萬兩其餘不能不乞天恩批示別衙門措給至於陝西賞銀既爲行糧借踰五萬該督當與戶部明討補還臣殷[illegible]思算不敢不附陳也

崇禎十年十月二十六日奉聖旨是今後官兵獲功斬斬部斬務以大賊蕩平照欽頒例敘賞不許涸留其首功銀著太僕寺發五萬兩光祿寺借發二萬兩內庫撥發三萬兩以充軍前賞功之用陝西借過銀該督著撥戶部補還

請旨責成剿賊第四事疏

皖撫剿設大敵難支太湖之戰傷亾頗衆總理至皖兵二
滿千火器雖饒而無馬匹監臣劉元斌發兵八百先詣廬
州而大兵隨繼其後又留步火守度於以北安鳳泗東捍
儀揚即不必一鼓殲賊已收保全之功但理臣必如臣前
所請左師暫留理臣調度使理臣督左師與監臣督勇衛
不提右挈驅賊北還而邊兵將次調到轉賊東南之勢關
於西北之間至於需馬如官兵戰勝獲馬請騐賸給價使
兵丁得錢而營中得馬即兵仍要自騎則不須給價而騐
准收營支給料草賊平馬仍還上則雖不有其馬而實收
其馬之用矣

崇禎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九終

曾孫　綸授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十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孫

孤兒山松同輯　孫　農畯　同校

山櫞　農介

農彥

疏

覆薊督斬獲血功疉著疏

該臣覆看得賞功罰罪朝廷之大典推轂登壇主上之重權臣部雖職在奉行而無敢以已私豫預其間也况前功

而後罪已干流放之條業免罪而復官見蒙拔擢之用
劉遷者惟兢兢焉勉圖後報盍蓋前愆斯可矣乃嘵嘵爲
今日一呈明日一稟歷舉因人之事皆爲不平之鳴信如
所言朝廷禦邊剿寇二十年凡在行間奔走者人人皆敘
都督推總兵而後可有是理哉臣部不爲之動乃詳該督
其道且以欽依游擊之銜竟削不用而稱副總兵矣然則
雖予之副總兵將不足以滿其壑而朝廷之名器賞罰之
權衡可爲遷顛倒要挾之具哉貪而無厭躁而無禮信如
該司所呈本當重降以懲其後姑念該督屢薦其才畧行
制俾六箇月可也恭祈聖鑒臣部執平衡以齊躁妄特爲

朝廷留大賞以待有功二十年來敵猶是敵寇猶是寇而所徼恩𨚫賞不知其幾矣止是將吏負朝廷朝廷何嘗負將吏伏乞天語申飭各該督撫率同將吏懲建新猷毋得以前事濫徇嚮賣俾臣等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十月二十六日奉俞旨

恭報邊兵發完疏

竊臣前請抽調邊兵除陽和一千參將馮舉徑繇山西入固關外其遵化一千游擊苗有才領之山永一千五百遊擊魏尚忠都司王天龍守備連洗領之遼東一千五百參將劉正傑周元慶領之經繇永定門外臣等親詣點閱動

支老幼斑銀量行犒賞去訖計此時大夥賊勢俱在湖廣江北地方總理受事正苦無一馬兵若星馳前去專聽調度則臣前請責成以十二月正二月爲大剿之期庶幾不誤而臣昨閱兵部接河南撫臣常道立賊謀渡河甚迫一揭欲將邊兵五千留豫一月以保河防臣不覺頓足曰誤矣我皇上禁旅邊兵之發皆剿兵而非防兵其防河之兵臣已請發保兵五千出該撫所議三千之外而東則山東西則山西責成備至所以爲河北者不遺餘力矣且十一月大剿山東之兵宜堵徐宿山西之兵橫截陝靈保衛之兵飛渡延津一帶即以爲河南討者亦不遺餘力矣奈

何將禁旅一年久留維陽無賊之地而又欲併邊兵留之哉防河誠急然使剿兵萬餘河上逍遥一月頓兵糜餉為撫臣計已左矣前接眞定按臣李模河防關係畿甸一揭欲將邊兵先剿豫寇然後南征其意亦防賊渡河北而不知此時大剿正在南方倘使從北促之使近承天鳳泗將以祖陵左右為戰場可乎不可乎年來內外交訌震鄰再見萬世而下臣子猶將寒心臣部不思全局不顧隱憂而貿貿焉聽人多指敢乎不敢乎噫此實臣愚計兵計餉半載以來思得一當而未敢深言者總理旣到兵馬將行亟請五事責成定期大剿始覺稍有把柄諸臣拜疏之時或

尚未見臣所議致有他端臣不敢不明白爲諸臣再告如將兵留西北使賊日蹙東南祖陵重地少有不戒留兵者當任其責此臣今日再請明旨申飭責成即前第一事中所謂除鳳泗承天祖陵所在相應防守外確確以河南陝西爲殺賊之地者也至於防河一着臣前調遣已詳近日保定總兵錢中選又有恣氣飄忽一疏自請提兵以行山西總兵虎大威又有敵氣暫息一疏自請募兵殺賊皆奉明旨下部臣之愚意保鎮前發五千止是巡撫標下及瑯固營之兵未及該鎮今該鎮自行止可帶馬兵一千相兼防守候至十二月探賊大勢果從南來該鎮彈壓河防而

發其馬兵與劉光祚統鞏固等營之兵務足三千渡河夾擊其行盬如在河北戶部覆有欽依如過河南殺賊應同各邊之兵一體給糧單支用此在該撫會同保撫分監道將過河馬兵實數確查報來以憑戶部給單不容遲也晉省防河原係舊撫吳甡派發腹裏官兵未及該鎮今該鎮自願剿賊亦不必另議募兵止將標下堪戰挑選馬步一千五百帶去若干到彼會同新撫查猛如虎和應薦等精銳馬兵共有若干量加步火共足三千之數進扼陝中靈寶以阻潼關出入之賊亦將過河馬步實數確查報來以憑戶部給單不容遲也此二鎮之兵該臣前疏第一事中

已具大意至第二事中又申言之奉有明旨保晉撫調渡

黎平宜爾部次第行者也今該兩鎮自請合宜火速行知

至期過河以南專聽總理調度餘人不得旁掣其禁旅久

留雒陽再留邊兵萬萬非策懇乞天語嚴飭施行

崇禎十年十一月初六日奉聖旨禁旅邊兵專爲剿賊特遣河防分信已有旨責成豈得妄執分留著遵屢旨速圖合殲毋致滋蔓以雍祖陵重地如或旁掣誤事必罪不宥錢中選虎大威准照部議數日各挑精銳一渡延津一抵陝靈探賊大勢相機夾擊仍將馬兵確數速行查報以憑給餉支應爾部仍遵行申飭

覆遼撫酌補衛邊將領疏

該臣嗣昌看得衛邊用人在該將撫具題必有所取但在

臣部須覆實而覆行之竊見邇來各將大率皆副總兵或

帶府銜署王者其間忠勇之士固不乏人然而地位頡頏節制不行於平日志意盈滿鼓鋭難望於臨時此亦軍中之大病而積習之宜矯者也至如黄詩前在界嶺守備追贓擬從今則儼然副總兵查其自開履歷爲朝廷欽依之官止於界嶺守備臣永營都司而已其疊陞至副總兵則皆界嶺守備任内之事夫以界嶺之官盜贓追擬而即以界嶺之官敘功躐陞朝廷處一守備而黄詩實叨一副總兵可謂有浛紀乎此雖臣部前失非干該撫具題之故然臣竊謂今日遼東儘有精鋭之士實銜務游而爲守備中千等官堪以振起鼓用其副總兵以上犯有贓私罪名

者非戰場中必不可少之人不必用也臣之愚見如此所有前缺似應另行推用恭候聖裁定奪勅下臣部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奉聖旨是黃詩侵盜撫賞擬配何邃敘復原官且又守備胃職副總俱著詳悉查明具奏其車右營缺另行推補

覆桂藩流寇焚殺甚慘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臣楚人也竊見楚非無事之國連年江北賊勢日益蔓延撫按二臣蘐陵專剿實是照管江南不得而江南若武昌一府猶與江北僅隔盈盈衣帶之間其湖北湖南則有遠在一二千里之外者斷斷非分任治兵

不可所以請設偏沅巡撫專制湖北湖南而又請留屯租驛裁二項錢糧以爲繕城除器練兵之用蓋如桂王之所請臣實殷殷慮之不虞賊氛狂逞又在臣部措置之前而今撫臣受事與否尚未確聞則所以繕備所以殲除尚未知在何日也如桂王之議調廣西南贛官兵合剿誠是一策查南贛巡撫轄郴桂廣西巡撫兼管湖南則湖南有事兩省徵兵亦首動尾應必然之事理第必偏沅巡撫先有主兵以待之而後可會同舉事否則贛廣之兵止是遮其入贛入廣之一面而反驅之深入越衡長以趨鄂岳東與呂瘦子相連孫長岳以達辰常西與各土司相接爲害更

不細矣且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合行贛廣撫臣先期措辦俟與沅撫密計往來約契已定出其不意突掩賊巢散脇擒渠斯爲勝算若計未定而鹵莽稱兵兵未行而聲張漏賊未有不自誤以誤地方者也至於繕城除器二事臣前六議之內各有責成猶恐腹裏修城未諳守禦之法兩廣火器取來亦不能多臣於前月行文關內道調取守備郭惠明原管山海城工熟諳修築守禦者火攻官柴自禹李得功習製火藥裝放紅夷大砲神鎗俱稱得法者又行密雲道取成造火砲爐頭二名見在給與盤費脚力咨送偏撫軍前使惠明提調繕城而柴自禹等教練成造點放火

上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即湖南北府州縣皆可多方造辦為守禦之備多人演習為拒敵之方是臣區區之心為地方長計不敢姑待有請而後行之也但那借協濟錢糧一節臣部實難當必乞敕戶部議覆果可酌量動支更便三省諸臣展布其臣前議練壯丁繕城守募弩兵造火器積賑米收水勇六款與今次遣差守備郭惠明等前去為繕城除器之用併祈天語申飭該撫道等官著實遵行

崇禎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奉聖旨偏沅先有王兵額廣畬計勝算說的是郭惠明等繕城除器並前議六款通著該撫道等官恪實力行務期守禦有備以靖地方陳睿謨已有旨了那借錢糧戶部速與議覆

孤臣盡職甚難疏

竊臣嗣昌猥以駑鈍誤蒙聖恩拔之草土之中授以非常之任瀝陳未允勉強趨驅以爲苟竭愚忠少報主知萬一尋當引分求斥非敢繫戀寵榮也第在事一日必思盡一日職掌而衙門職掌多沿邇年積習至於廢弛惟有稽考祖制以漸修明斯實仰裨聖治俯礪時趨之正道然而率循祖制必大拂於羣情修明職掌必難免於衆怨此臣知其必然而不敢顧者也不意本月初八日有黏匿帖於臣寓者謂臣變亂祖制大肆猖狂舉朝文武鉗口結舌斥臣則皇家之福容留則禍起蕭牆班役揭以示臣臣不勝駭愕嗟呼臣任事能幾何時而拂情斂怨危機動矣雖其言

紛亂祖制與臣實不相蒙而無根之言反白爲黑既能舉不相蒙者加之於臣則將何所不至幸而揭於臣寓爲臣所得見聞猶可剖心刎頸以求暴白倘或發於深隱播於虛無使臣不可得而見聞無所曰而暴白則將驅入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矣即臣狗馬身命毫不足惜而所典者兵戎機密之事所丁者外內交訌之時身之不安職於何盡臣敢不以癡愚一念不惜身命之私而誤朝廷之大事乎是用哀鳴皇上乞恩罷斥以避賢路而塞釁萌臣狗馬遲暮辜負恩知惟有矢報於生生世世耳連日因東宮侍衛人員臣親過堂點選未能杜門仍在署候旨其匿

帖一紙語無忌誕不敢進呈謹封送內閣以備查照臣不
勝惶恐隕越待命之至
崇禎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奉聖旨卿矢公釐剔力任怨
勞綜務方殷着安心料理匿帖即照律燒燬不必介意
仍行廠衛城捕等衙門嚴緝究治該部知道

覆登撫防盱官丁失利疏

看得盱眙無城又無病兵宿將以語於守難矣乃該縣知
縣蔣佳徵當城未至即將人民庫獄徙寄泗州其爲計甚
預而料事亦最明矣及賊至居然身自爲將與守備高養
正分營禦賊何其勇也不幸而衆寡不敵力與志違猶帶
印隨身至死不撓其忠義之氣眞可爭光日月而照耀古

守矣破格卹贈允不爲濫至於都司僉書王寅守備陳震亭百戶楊之麟董三策主簿胡淵俱應照例議䘏以旌死事以昭來許者也其守備高養正與知縣蔣佳徵同創營山頂賊騎一衝而養正之營盤旋亂賊遂回之絡繹而上知縣此時尚能屹立不動其知養正之營一亂人心遂驚風鶴何哉及縣官與陳震亭等戰沒而養正何以獨生且稱全軍未大傷折其坐視不救與潰敗先逃之情了然矣乃該撫尚謂其勞不可泯何也合行勘核定罪既經奉旨覆議謹會同吏部尚書田唯嘉等合詞上請伏候命下將知縣蔣佳徵贈奉訓大夫尚寶司少卿入名宦鄉賢祠給

一子衣巾奉祀署指揮同知王寅褒二等贈鎮國將軍都指揮僉事子孫於祖職總旗上加陞一級試百戶世襲守備陳震亨比照指揮僉事例褒二等贈昭勇將軍指揮使廕一子世襲外衛小旗係流官百戶楊之麟董三策覆查庫簿無名應行該撫按查明職銜另議贈廕主簿胡淵贈廸功郎上元縣主簿守備高養正行該撫按勘核定奪

崇禎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奉俞旨

甄別原有徃例疏

照得臣部職司九邊諸務所以維持於不墜者惟恃朝廷之賞罰明信有以鼓其氣而服其心乃相沿至今日率多

僭濫而不明游移而不信賞之不足以示勸罰之不足以
示懲此無他皆臣部失職之故也臣稽往例賞罰勸懲有
一年一舉行者如甄別主客將領甄別練兵官員之類有
三年一舉行者如敵衆內附邊患稍寧彙報重鎮工程並
敘效勞官員之類於文武將吏選練修防招降致馬峙糧
除器之事無不備矣惟邊烽大舉犯邊我兵戮力戰守則
不時奏報請旨勘同而後敘之其零星斬級有賞無陞年
終一次類報而止無頻頻瀆請濫行陞敘之事也乃近日
邊臣於往例之外紛紛奏請建一臺亦請陞製一器亦請
陞練一兵亦請陞奉旨下部非與之敘陞則不悅非加之

破格則不奇臣部如狗其請將不過數月半年之間武職人人副總箇箇督同在尋常無過者冒濫已多有鑽剌通神者倖弊尤甚而朝廷之名器茂如封疆何賴臣雖駑鈍不敢不循職舉正力挽頹波然非仰請聖裁嚴定規畫臣亦何能堅决奉行也今臣之愚竊謂敵衆內附三年一閱其中惟有積錢糧理鹽法二事專屬戶部或所當因若其他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收胡馬散逆黨撫賞定經制八事雖亦有與戶工二部相涉者而臣部職掌為多夫兵馬無日不當練者也器械無時不當整者也險隘無歲不當修者也豈待三年而後閱之若屯田可開則開

之例焉可收則收之逆黨可散則散之亦無限定三年一
次之要而聚撫賞於今日九邊羈縻不多定經制於今日
各鎮更端已久故臣謂大閱之舉總屬虛文徑可報罷而
其間應行事理並於每歲甄別之中責成自可無漏此應
請聖裁者一也重鎮工程三年一報始於三年一議派工
而然臣在關門會與總督傳宗龍咨議今之工程迥非昔
比一年一議猶懼暑雨傾頹惡緩旋易而況能派於三年
之前乎又況工之堅瑕應否賠罰尚俟十年之久而後論
定又可敘於七年之前乎夫三年敘功尚且不可而今諸
臣今日濬一壕明日修一梁則立請敘陞是更何說臣以

爲主客修工即閱視中修險隘之一事而客兵自遠趨班工完旋去當一年一報其完欠如果至三年無恙姑與敘紀勞蹟不必及於本鎮之文武若十年無恙則已敘者免議限內傾圮則已敘者黜之仍照例賠修其主兵修工於此戰於此守即自己之家當自己宜料理之而不必居功者果有重大工程特題報完仍俟年終並入甄別之中通行酌議酬勸亦自無漏此應請聖裁者二也其年終甄別在薊遼等鎮有官兵馬騾盔甲軍火器械四柱冊有兵丁習藝上中下冊有馬騾倒變分數冊亦即閱視中練兵馬整器械之二事而薊遼等鎮之甄別止及於主客將領宜

大陝西之甄別並及於文職等官乃三年之閱視及案報
工程則又通文武而論之臣旣請罷大閱與三年報工之
敘本鎭文臣者則各鎭文職亦當併入年終甄別之中而
督撫大吏不得自敘聽臣部以文武將吏之殿最請自聖
裁此應請聖裁者三也夫如是而回華之槩覩矣賞罰之
則何如臣以賞罰之事六而分等各有三一曰練兵以精
强敢戰爲上勤練能守爲中老弱不堪爲下二曰養馬以
驃勝堪戰十分倒一爲上十倒二三爲中十倒四五爲下
三曰除器以鮮明犀利增造日多爲上將新補舊常不失
額爲中縲澀朽鈍額内虧損爲下四曰修工以城堡邊垣

斬新營建爲上品壕柴柵小修如舊爲中曰循塗塞毫無裨補爲下五曰興屯以開荒治水曾被公私爲上官給屯本能不失額爲中役占官軍獨肥私室爲下六曰納款以廣收雲錦充牣中華爲上接引難民復還中土爲中明縱非類陰陽狡窺爲下以上六事上等應賞下等應罰中等不賞不罰其定衡也賞之中有陞有賞一事居上陞一級二事三事以上疊陞非泛則照例給賞罰有降有斥一事居下降一級三事四事以上重降不堪則徑行罷斥如一人也而有應賞應罰者則兩相乘除再有不盡方從其多者酌行之以此課將領覈其所管之一事二事而差等之

無通情卽以此課司道覈其所管之將領與其自巳之職
業而互照之無異沿將領司道職其分者也至督撫鎮而
合矣故以所合之將領覈鎮又以所合之道將覈督撫而
全攝之無遺思毎年終舉行一次併大閱之十事與甄別
之三册而畧盡此六事中以考課則蹠實不虛以文移則
去繁就約以政體則提挈有要以臣勞則激勸有方是或
挽頹磨鈍之一道也如蒙聖明俯加採納臣請通行九邊
督撫監鎮畫一遵守自今崇禎十年爲始除去敵衆內附
重鎮功程以及甄別主客練兵等項之故事止將閱視甄
別書册刪繁就簡照今新議六款各立前件備開文武道

將本年任內實蹟考定上中下等第一面具實奏聞一面
青冊報部適不許用四六套語掩飾支吾其已前題到秋
防練兵修工造器等項無款件可覈無等第可憑臣部俱
暫存案尚候此番奏報定限近者次年正月遠者二三月
內到京方與確覆彙題其奏報本章即用臣部題辭節錄
於首不許改换名目重致參差礙難總彙再查九邊賞格
載在會典多寡不同臣請聖恩從其優者俱照陝西三邊
都指揮每員銀五兩綵緞一表裏指揮每員銀三兩綵緞
一表裏千百戶鎮撫每員銀二兩絹二疋之例行之或加
賞量賞亦從會典陝西之例較爲適中其武職流衘臣已

參詳發正與都指揮以下相配不憂乖舛而臣此番條奏專爲邊陲無事選練修防與屯致馬少酬勞績而設其若邊烽入塞大陞大賞自有不時奏報勘敘之典在與此原不相妨果邊烽入塞戰守盡力年終陞賞不拘次數自非然者諸務雖經奏報陞賞俱併年終一年止陞一級餘皆給賞不陞本年內別案已陞職級者此案亦賞不陞其不合陞賞之格者姑與紀錄如或別犯贓私罪過參革提問者此案即除名不敘臣部守此規畫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即武夫無僥倖之想然亦無不酬之勞矣至督撫司道文官臣部既司覈議當擬應降應陞職級吏部再加覆題斯

爲職掌各得通候聖裁定奪俾下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奉俞旨

覆登監反側之心未安疏

該臣嗣昌密看再三有以見監臣慮事之審而入告之誠也乃細細思之有不容不明白盡言以原始要終求詳決機務者監臣言反側之心未安夫非今日始不安也從五月發難以來何嘗有一日之安其言綢繆之計嘗蚤亦非今日猶不蚤也從七月奉旨至今何一非綢繆之蚤乃陳洪範七月奉旨出海圖功而遷延不出也至八月二十六日擒獲李逢春父子乘機遘會可以出矣猶不出也直至

九月二十一日始不得巳而一出時已冬矣夫豈待今日
而後發書監臣謂今冬勢不能舉事乎乃在監臣則於八
月十九日有謹陳目前關切兵機之奏內開急緩二著云
前疏沈志祥藏罪加銜圖功自贖之議臣等非不知其功
不易立罪不易準也而爲是說者正使不仁之人知有容
身之地不致突逞而我得乘時修備此緩著也至前疏期
以秋深風勁島衆不能揚帆之日漸斬其餉徐問其罪必
藉鎮臣聯絡各鎮船兵之力使之漸飢漸窘而我諭以罪
止渠魁之意使島人欲逞則不敢欲持則不能情窮理見
而後渠魁可縛此急著也夫監臣之議如此所謂急著猶

待秋深風勁島衆不能揚帆之日而後徐問其罪又豈俟今日者洪範移書而始知今冬不能舉事乎異哉洪範明白以遲遲出海坐待冬深而諉之於不能舉事然後令監臣大聲疾呼作催兵調船之舉度朝廷不能多應則又申其加銜戴罪之說始終以將錯就錯留著島根爲一成主計牢不可破耳臣雖庸愚此等伎倆心腸不難徹底勘破然猶以海上之事前任洪範併倪龍而撤去之俾毋掣其肘而獨收其功此何以故以洪範受我聖主之恩最深必當盡心竭力圖報萬一未有不忍負元兇而乃敢於負聖上者也頗聞輿議皆謂洪範智力不能辦此臣獨以爲不

然夫洪範身在島中變起倉卒不與道將同死奇矣迫脇
石城旋能自脫又奇矣以謝之元爲質久而又能脫之又
奇矣之元既歸然後計縛李逢春父子此等著數並不差
錯分毫夫豈尋常智力能辦只是到頭一著要留島根堅
不肯下耳即如監臣初前議論另是一樣自洪範入登以
後漸漸不同今則尤爲篤信益知洪範智力有過人者臣
愚勘破洪範有眞著數先期不必使人知有假著數使人
知之信之而不知其非也如此奏內差馬廷實與陳讓去
其中有眞著數不可知要金聲桓與沈永忠來此乃假著
數耳明知志祥不放二人假意去要待要不來時亦得藉

口無策可施延過今冬了事監臣亦信實然乎噫使洪範要此兩人授以密計則何不令馬廷實陳讓就彼授之亦如前日之遣陳有貞密授聲桓縛李逢春父子就中取事豈不甚便而要其來何爲也作此假計延過今冬得矣不令廷祥疑忌聲桓擒之殺之乎如此假著乃眞大錯而監臣不疑反謂池鳳高拾接小票散之太蚤機事不密投舟生疑誤更甚矣臣謂鳳高散票不恨其蚤還恨其遲使當縛解李逢春父子之時此票散到則大家瓦解不待今日仍作冬春之夢矣然在今日幸而已散猶爲得力臣問肅中實在人數連老弱不過三千有奇願外出者什之六七

今明明放著鳳高一箇榜樣又明明知道招撫一條生路而背與元兇同歎乎且鳳高未至之先今日採柴一船逃出矣明日伐木一船逃出矣果島中全不知覺眞待鳳高散票而後知之乎監臣前奏謂叛逆心腹布滿都門部司左右俱防泄漏曾奉不可使吏書泄漏之明旨矣其人咫尺登城頭出頭入眞待鳳高散票而後機事不密乎噫臣之言此非與監臣掊擊但仰遵密切看議之旨其間事理關係軍機有不容不看到議到者耳至於秋深風勁不能揚帆漸漸其餉徐問其罪鎭臣藉各鎭船兵諭以罪止渠魁情窮理見渠魁可縛此是監臣原議急著而今冬無所

用之度明春不過此策倘洪範不負主恩用其智力蚤下到頭一着不待明春速奏奇功以湔前罪更爲策之上者若云堂堂正正硬做一番登鎮已設水陸十營當先作主津門添設副總當爲之佐關寧兩鎮已發兵船再爲後繼如是而已但有一說若洪範知報聖恩肯下到頭一着即不調兵船而有餘倘敢於終負聖恩而不忍於負首叛多方閃爍要留島根必不肯下此一着即多調兵船而不足且不惟不足也今日誘之曰某鎮後期明日誘之曰某鎮泄機未成擒叛之功徧加諸人以罪則島事不復可圖而洪範之罪有不可勝誅者矣臣又聞島中精兵止有六百

向屬李逢春部下今逢春就擒反側不安莫甚於此此亦可圖之一著未有逢春已擒而其部卒肯爲擒之者用命效死無他之理也臣心血欲嘔語言過長尤不敢避一毫嫌怨恐愈招罪謗伏乞聖慈矜鑒施行

崇禎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奉聖旨島衆制馭機宜屢奉明旨陳洪範著即相機急圖夫剪元兇散脅戢衆亟靖海氛以贖前罪其登津關寧一帶該撫監鎮俱著加意隄防不得隙疎爾部通行嚴飭○山松曰洪範心腸先人推勘至此亦無餘蘊矣而中旨猶以相機亟圖爲言則洪範與陳闓交結淵縫之密牢不可破先上盛德之影亦不能免惜哉○按洪範後具一聖恩不敢不報非狀不容不明一疏以爲先人冤之以酉島負恩自誑必結島局究竟所謂結局陰縱沈廷祥誕而走險已耳

請明咨送歷案疏

該臣嗣昌接見即報刑部一本爲遵奉勅諭事又一本爲逃將不宜漏網事查係會審斬犯李逢春等縲絲俱奉明旨駁問臣未覩全抄不知其中備細但思天啟之初設立島鎮至今十有七年費朝廷數千百萬本折錢糧未嘗恢復寸土牵制一賊也徒以飽羣奸之腹栽叛逆之根使之屠戮道將劫制生靈肆虐屬藩取輕敵國而前此雖經屢叛率緣邊臣處置乖方毎爲姑息養奸未見擒拿正法今者諸臣殫力奉將皇上天威先解李國棟高進功二奸次擒李逢春毓秀父子雖幺麼無足輕重而亦從前漏網逋誅所未見也若不暴其罪惡明正典刑何以懲衆難之心

而示羣奸之戒但緣其歷案多在臣部奉御前發下紅本
未敢抄傳以故刑部無從質審止於聽其單詞展辯何所
不至臣愚敢請明旨將臣部本章有關諸犯者密咨刑部
以便稽查該部摘其緊關畧節嚴切覆審併彼中兵民確
數通販眞情一一供吐明悉斯爲鐵案臣見明旨李國棟
據稱原不是官無地方兵馬之責應否與高進功同罪欽
此此或以失島而本犯罪疑不同然買頭都司爲違禁通
番闌出貨物之樁主十七年來海內奸人走死如騖鼎中
逆弁黏利成窩朝命幾於不行民膏竟成白騙可爲痛哭
流涕者買頭之根株不斷遺禍無窮也且李逢春就擒之

時該鎮尚有參銀打點之奏未經究詰夫安知孽奸之黨不有爲之布置都門巧營脫卸者乎臣職非問刑而義當梟叛敢觸事陳請伏祈聖鑒施行

崇禎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奉聖旨歷案准咨刑部稽核問擬重刑理應詳慎何得遽言布置營脫

請留司官疏

照得我皇上緝熙聖學豫教儲宮俯允有司出閣之請甚盛典也臣部職司侍衛考選人員連日拮据未暇所賴車駕司郎中李昌武選司員外魏公韓克舉其職迺臣不虞今聞吏部將李昌推甘肅道臣部與司邊政實切同心但恐典禮未完去一明練司官遽難選補臣愚擬留本官完

此盛典再議推陞似亦未晚本官前以員外奉差在籍侍養老母臣劄催前來每向臣言母老七十有二獨子情難遠離欲臣代題侍養臣以典禮在即再三苦留不從其請今距出閣之期尚有三月若以推陞而去非臣堅留本官愼重典禮之意故不敢不具以聞伏候聖裁定奪施行

崇禎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奉聖旨吏部酌議具奏

覆宣督馭燹當求遠畧疏

該臣嗣昌看得用哈一策臣愚先後覆疏不啻再三初謂買馬一節可以收哈之利繫哈之心即以分其合敵之勢絕其資敵之用而已旣而該督撫鎭合詞具題有審勢乘

時懸賞激勸之請臣謂敵果尋哈哈之預備思欲殺之見功其意尚在中國市馬之利戀不忍舍耳如是哈殺敵與我殺敵無以異倘果別無要挾止於首級之賞則賞一哈必殺一敵當量給二三萬金爲懸賞驗級之用但非眞級不得冒支等因奉有欽依在案是臣愚之意於眞級則殺之非眞者則毋冒固已言之於蚤而非今日者始與該督參差也昨該督撫報哈釁有哨到這裏幾日還未見邊烽踪跡不知是同巢去了不知是藏在那裏等語臣思此日氷凍草枯彼豈肯久藏塞外不見踪跡萬一尋敵不著摸殺別部以爲功難保他釁之不作臣部彼時言之得無慨

乎所以因具題知附陳不敢扶同之數語言之雖若過激而總以申明前疏非真級則毋冒支而已然臣亦非止爲冒支計也宣大邊外有卜敖二種哈彝曰卜市馬或不殺之敖目輿賞於密爲患於宣情罪可恨且與悶博姐滿等部呼朋引類日漸繁多詛詐陰陽導敵最彼將來中國必受其害然而密鎮兵力無奈之何方且奉之爲守犬驕之若稚子而宣東陵後鼠器難投卽該督亦屢有羈縻之說也今哈彝遠來尋敵不著倘直尋之養善木黃泥窪之東臣豈不歡欣鼓舞望其成功第恐遠涉之難而近尋之誤兵端既啟哈部回巢薊宣之間有未易收拾者矣臣言至

此不知該督以爲然否而臣職所當言心所當盡固不必爲如虎之爭抑何容爲以水之濟也

崇禎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奉聖旨用哈圖敵原屬兵機內外諸臣俱著詳籌酌行不得偏諉互執

覆黔按遵旨查明具奏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苗性犬羊乍臣乍叛從古而然況水西安氏其來已久一旦覆宗斬祀獻土天朝狐兎之羣頭起頭滅自有不能帖然者但如按臣查奏火箸刑牲反謀已具既在上年十月間則我之道將當密報督鎮早爲之備徵兵繕餉若將有事焉者或可寢其狂謀郎不然而一舉殲其目兵如方國安等哭發於前而督鎮之兵相繼於後

使儱璧不能遅兒大方可以無失則誠爲先發制人之術
矣乃今國安舉事督鎮署未先聞大方被圍省會莅無猜
應郎接臣初報僅得箭傷數命國安開門接戰當將安艮
輔等大小二十餘目並苗兵千人斬級之數語此其伏兵
誘殺情事不了然乎而以臣部駁查增出二十八日輔等
揮刃入城殺門兵與楊啟鑾跟役十餘人又至次晨劈門
擁衆直入國安乃始督兵堵禦等語如此則大方之城不
待四月而後失矣郎不然國安與艮輔等亦爭勝負於毫
釐間焉能將二十餘目並千兵立斬之哉且艮輔等先日
既已揮刃入城又何故不襲擊國安而待次晨劈門爲也

此臣部前奏謂出其不意誘而殺之確乎不爽但所殺者
乃謀叛之人非不叛之人也似乎國安之罪猶薄倘此二
十餘目不死終當爲叛勢更燎原似乎國安之罪可原至
於棄城哭闔臣有殺啟鑾以謝諸目之疑乃據黔省畢節
道稟報只得就計殺楊啟鑾全家國安始銜圖而出等語
看出夫豈風聞道路之言抑亦左袒蜀人之見耶今云遣
將貫登聯與阿克講和中其詭計此不過以中計二字擠
郤就計二字而國安之罪亦又可卸於登聯也臣部推論
事情不容不剖晰至此至於處置之法又當斟酌與楚七
國反以誅錯爲名未可殺錯而快其計則古今之烱戒也

方國安仰請明旨俯從前議革去職銜充爲事官討賊自贖其黔蜀二省水火不入不始今日亦不止如撥臣陳延之五端大抵貧黔之力不能獨辦賊必借力於滇蜀而辦之滇非黔則出入無路故雖不能爲黔盡力而猶不得不與黔同心蜀則視同隔膜原無預巳事者黔啟兵端致蜀受其累黔忌蜀合欲蜀伐其交黔每無柰巳之苗賊何而歸怨於蜀之縱苗也蜀亦自顧封疆之不暇苟無侵畔於巳則卽以爲誠心向化之苗矣皇問其他且也功則歸巳過則歸人人情大抵皆然而黔蜀爲甚所以數十年來水火不入葛藤不了臣蓋深知其病中入膏肓而未可頓藥

也前疏特請責成言之切至原無是此非彼之心第在今日秦隴大賊時入陽平蜀之撫鎮鏑級載罪惟不了西北事欲其專力川東與黔合勢恐未易言是則禁伏蜀苗毋容助逆遵義道將實耑其責而黔中之事有老成謀畫之總督又有虛公參決之拔臣當以忠誠鼓將吏智畧折羌庸惟祈皇上勅戸部少加接濟毋憂乏之事而已其迂道搜籌討出自糧臣姑不必深責謹遵旨看議具奏伏祈聖鑒施行

崇禎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聖旨是方圖安若革去職銜充爲事官討賊自贖遵義道將務嚴禁蜀苗不許助逆該省督撫仍多方鼓勵兆土兵勦遏荒戸部接濟並與速發

勦賊期廹疏

竊照臣愚前具勦賊責成五事業蒙聖鑒允行尚有未盡事宜欲俟馳赴軍前次第奏請而今不可得矣勦期已廹不敢繁稱謾再陳切要五事請聖鑒裁奪申命責成不如是恐時日蹉跎行間玩愒忽忽又成不了之局也所有事款開列於後恭候命下臣部轉行遵奉施行　計開　一專責撫道辦賊自今十二月爲始一應簿案文移姑暫停止即奉行欽件亦免奏報專以整搠兵馬豫備糧草大舉勦賊爲事不得少分精力致有疎誤　一專責巡按監軍自今十二月爲始一應廵方事務俱暫停止並奉行欽件

亦免奏報專以駐近軍前監察戰陣兼催糧草爲事其督理撫鎭等官果否提兵到信合力攻剿及臨陣得失情形一一星馳奏報不得狥隱　一專責有司守城自今十二月爲始各兵毋論分合奇正專剿大股之賊爲主勿以小股分去兵力其府州縣城池專責守合督同衛所鄉紳士民自爲固守勿以貼防分去兵力縱有小失督理撫道身在軍前別剿大賊者姑免分過以責成功　一臣前請遣重臣一人仗鉞行間立斬監軍道將以下不用命者既奉明旨免遣應否賜劍理臣俾遵勅旨行事伏候睿裁　一臣前請以陝西河南開採爲損益變通之道救民散賊之

方奉旨餉銀尚未特勅該地方實見行事窮民無路可散賊終難剿伏候聖裁

崇禎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奉聖旨據奏剿賊期迫自十二月爲始責成撫道監軍有司專力辦賊一切簿案文移等項除錢糧軍機外餘俱暫停理臣准賜劍爾部仍馬上飛檄嚴飭其開採事宜著秦豫撫按相機酌行

覆楚撫微臣巡歷已遍疏

該臣嗣昌看得地方曰革事宜大端有二一曰祖制二曰民情祖制見在久遠民情見在時宜故有祖制便而民情以爲不便者揆之時宜不勝久遠則用因揆之久遠寖失時宜則用革然至不得已而議革必盡質之一時之民情而無不以爲革之便故非以民情革祖制也原祖宗創制

之意歸本宜民果民皆以爲不宜卽祖宗之心亦必有不慊者是故因而革之若夫祖制久遠無不宜官軍士民無不便奚然議改如黔楚撫衛之說胡爲乎且前此旋議旋止奉有神宗皇帝總是朝廷封疆何必擅更以滋煩擾之旨茲何爲又議乎臣知其詳不悉其隱恐將來煩瀆者猶不已也大抵黎平屬黔道里僻遠巡方從不按臨其地平淸偏鎭屬楚則黔中孔道往來所必經而奏報差使之所欲得而甘心吸髓者也臣見萬曆中任黔督者有偏信小人之病其承差人等每將四衛馬夫鞭笞需索少不遂意則捏呈毆打差使擠碎奏報本章該督提到軍門嚴法重

治是以四衛馬夫賣兒貼婦不敢聲言而按臣無總督之權有隔屬之碍其差使之鞭笞需索不遂意而思泄憤者非改隸於黔其道無繇也且一經改隸而入境候代皆可不於黔而於四衛黔猝有非意之警難應之變皆得於四衛遠之故按臣往往不察而入其說以爲統馭節制事理攸宜不知此沿一變四衛官軍胥統於黔而小人之鞭笞需索將有百十倍於前日衛所之供億打使將有百十倍於後來者何以堪之此四衛之官軍士民不欲而徙改四衛其勢不能又欲以僻遠之黎平易之併黎平之官軍士民亦不欲果何曰而建此言何見而更祖制於情於理均

有不可解者斷斷乎仍舊貫之爲是也雖然臣之言此則
亦太切太盡於一府四衛求其相安而於臣一身則亦有
翹過掊尤之道矣伏惟聖慈嚴勑兩省永遵祖制不得擅
議紛更遺民情而滋釁擾容臣等轉行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聖旨據奏黔楚府衛祖
制民情皆當仍舊著嚴勑永遵不得屢議紛更

請明武科人地之宜疏

案照本部題爲請明武科人地之宜以便推用事職方淸
吏司案呈內稱今歲武科邊腹各卷幸棠廣額兼收人多
缺少推用誠不容緩柰人地有南北之分而名次爲先後
所限如北邊應用北人而名次反居其後邊人始宜邊缺

而腹卷顧在其前斟酌人地本一出於至公而倒置後先未免涉於越次倘避越次之咎必乖人地之宜將腹缺遊缺一切停閣以待人乎抑南人北人盡皆交錯以就缺乎非題奉明旨無以昭至公而全器使也案呈到部該臣等覆看得武科初入任途必合人地相宜方得展其材器而爲名器先後所限有不容不講明以便推用者然人地二字不獨武科爲然也臣前有分路之說謂道里近便風氣攸宜情僞難欺伎倆得用循此四者即中材堪一割之效乖此四者即上智有坐困之時廉頗古之名將然嘗曰我思用趙人何則宜與不宜也臣以爲自今廷推大將博訪

通材不當以地為限其餘小將臣部均當酌人地之宜不獨武科一途難拘名次也等因崇禎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奉聖旨這武科人地酌宜亦用才一法但名次攙越保無夤倖滋營還著南北各挨次序議妥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酌人酌地原非南北二字可盡如西北之有甘肅西南之有滇黔皆地僻一隅遠在天末非南人北人即可槩用也昨回甘肅撫標缺旗鼓南川堡守備此西北極遠之地非用西北人不可按武錄查之惟二甲二十名之孔宗周乃山西保德所人二甲二十五名之王劉乃陝西西安人三甲第七名之郭天吉三

甲二十五名之賀世禎皆榆林人兩正兩陪擬補廿肅之
兩缺又雲南順蒙缺守備此西南極遠之地非用西南人
不可按武錄查之惟三甲五十二名之袁尚炯三甲七十
七名之倪民悅皆貴州之新貴威清人一正一陪擬補雲
南之一缺所謂人地相宜名次難拘者此也其他若福建
廣東處東南之極者只以南之一字倒用四川雲貴之人
則山海迥不相習矣宣大薊遼處東北之極若只以北之
一字倒用河南山東之人則邊腹更不相宜矣臣愚分路
用人之議實本於此非敢有一毫隱徇致開營倖至武科
名次載在登科錄東南有東南之序西南有西南之序五

路皆然顯難攙越惟京衞進士可與薊遼宣大通融用之此外皆非所宜也

崇禎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聖旨這武科南北揆次旣稱不便著臨時斟酌人地擬用不必分路

覆宣督邊事整頓有機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督臣盧象昇閱歷衝邊感慨時事因有激而陳鼓勵人才之一款大都爲勞人任士功績未酬而遭逢不偶或積薪居上寸短見遺者有之欲於陞遷加級之外將紀錄亦與折算此其意誠美矣臣竊以爲居官稱職亦爲本分之常與事省成寧無殿最之別如臣頃議年終甄别合文武將吏而以六事分三等陞賞降斥亦畧無

遺法矣但在各該督撫考課功能必綜名實權衡殿最力破面情果使吾心如秤不爲人作輕重則多能自然出色不至埋光庸劣不堪濫吹亦當奮翼而鼓勵人材之道即於年終甄別著實舉行什有六七之效其紀錄應否准算在臣部似不必然聽吏部酌議可也至於大破積習之一款事無大小推諉相循切中九邊通弊而臣昔叨宣大山西督務尤深知而切恨之大凡衝邊撫道其肩頭擔荷匪輕事無大小不當諉之人宜當任之巳任之而得不過盡巳之職任之而失自難逃巳之咎豈曰撫諉之道道諉之府府又遞諉之路廳州縣而可卸巳責者宣大此病從前

次入膏肓絕無斬釘截鐵自做一椿暢茂條達之事該督言之於屈心有戚戚焉自今大事應責該督撫道謀斷擔當勿容下諉爲督撫道者必有一段眞精神貫入於衝邊事事物物之內自然靈光透脫宛轉闔生能定大謀斷大事不須下諉也若夫武臣惟有鎮守掌握兵權亦必有大胷襟大氣魄與督撫道謀斷相資叅決大事始足勝任愉快其餘文如路廳武如將備責成奉行文案整搠兵馬效一官一職之能如是而已若將過量大事一一轉行至於遷延月日錯誤機宜該督即當糾叅臣等有見亦爲摘發請旨重處而後能鋤久痼之積習此一款仍請聖鑒通行

九邊督撫鎮道各加猛省毋徒悠悠忽忽朧混居諸可也

崇禎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俞旨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十終

曾孫　纁授梓